

唐伯虎落榜(川剧·高腔)

谢伯淳

《重庆新作》1990年第二期

—

人物： 唐 寅 字子畏，一字伯虎，苏州解元，人称江南第一才

沈翠萼 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的义女。

程敏政 礼部右侍郎，今科贡院主考官。

都元敬 镇江举子，唐伯虎的夫人徐氏的表兄。

马良煜 礼部左侍郎，今科贡院副主考。

徐 氏 唐寅的发妻，后离异。

祝枝山 字允明，江南才子，唐寅的好友。

高公公 内宫太监。

雨 墨 唐寅的书童。

绿 云 沈翠萼的丫鬟。

飘 香 徐氏的丫鬟。

程 容 程府家院。

马 兴 马府家院。

应试举子甲、乙、丙；程府门丁；马府丫鬟；校尉四人；报差二人；轿夫。

第 一 场

[明孝宗弘治十二年春。

[苏州，唐寅家中。

[都元敬上。

元敬 (心事重重地) 唉！但愿春风好，送我上青云！门上有人否？

[雨墨上。

墨 是哪个？（开门）啊，原来是都大爷。请进！

元敬 （进门，落座）雨墨，你家公爷呢？

墨 我家公爷一早就同祝大爷出去了……哦，请等等。（转身）飘香快来！

[飘香上。

香 雨墨叫我做啥？

墨 快去禀报少奶奶，就说都元敬都大爷来了！

香 （偷看了都一眼）知道了！（下）

墨 都大爷请座，我去端茶来。（转身下，端茶复上，献茶）

[徐氏由飘香伴同上。

氏 眷念夫郎功名事，不知何日著凤冠？表兄！

元敬 （起立）表妹！

二人施礼后坐下。雨墨暗下。

氏 表兄老远从镇江来到苏州，不知为了何事？

元敬 唉，表妹呀！

（唱）读书人十载寒窗苦受尽，

谁不想一朝跃龙门？

今春又逢开文运，

意欲会试赴帝京。

又怎奈家道中落多不幸，

穷极潦倒伴慈亲。

朋友横白眼，

告贷且无门。

来苏州求表妹将兄怜悯，

异日后若出头当报大恩。

氏 哦，原来表兄是来借盘费的！

元敬 手长袖短，也说不得了，惭愧，惭愧啊！

氏 这也是一桩美事，不过……

元敬 不过？

氏 我一个人也作不了主，等他回来再作商量！

元敬 （起身）望贤妹看在亲戚份上，在唐寅兄面前美言成全，愚兄这里先行谢过！（一揖）

氏 表兄免礼……

[雨墨上。

墨 少奶奶，公爷和祝大爷他们回来了！

[唐寅、祝枝山嘻嘻哈哈地上。

氏 （迎上前去）郎君！

元敬 （与徐氏同时迎上去）唐兄！

寅 元敬兄，是哪阵风把你吹到苏州来了？

元敬 来得唐突，唐兄见谅！

枝山 子畏兄，这位是——

寅 哦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内子的表兄都元敬，镇江才子。（向

元敬指祝）他就是祝允明祝枝山，都兄想必也是听说过的！

、都 （同时抱拳作揖）久仰！久仰！

氏 站到做啥噻，坐嘛！

寅 哈哈，坐，大家请坐！（大家坐定后）元敬兄此番来到寒舍，

不知有何见教？

元敬 （神色尴尬）这个……

氏 （拉唐到一旁）郎君，表兄来到苏州是为了……（耳语，吹打

过场）

寅 哦……（看着都元敬，同情地点点头）

元敬 （连忙抱拳起立）尚望唐兄成全！

寅 哈哈！都兄免虑，此乃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！

（唱）元敬兄何必在意，

区区事当尽微力。

我虽无满堂珠玉，

一枝笔换得来美食锦衣。

今春恰好逢大比，

弟也要博取功名赴京畿。

伴同行踏花去，

磋文艺两相宜。

枝山 子畏兄什么都不怕，就是怕旅途寂寞，这几天总是缠着我，要我陪他进京，偏偏我又无此雅兴。幸得元敬弟来帮我解了围！

元敬 怎么，唐兄也要上京应试？

寅 唉，还不是她逼的，这叫妻命难违哟！哈哈哈……

氏 （佯嗔地）马上就动身了，还在嬉皮笑脸的。一提到求取功名，你就心不在焉，枉自你自称江南第一才子！

寅 我这堂堂乡试第一名解元，难道还是假的不成？

氏 乡试有啥了不起，要会试殿试拿到会元状元才算有本事！我看你呀……

寅 （仍然笑嘻嘻地）贤夫人，我又怎样嘛？

氏 我看你是心虚了！

寅 我心虚？哈哈哈，笑话，笑话！

（唱）唐伯虎才名传千里，

哪一个敢说我是心虚？

非夸口——

此一番我从从容容进京里，

考场上我潇潇洒洒作试题。

三篇文章轻轻巧巧交上去，

这状元稳稳当当是我的。

氏 好，好，好！

（唱）中听的只有这一句，

也不枉我作了唐寅妻。

愿你果真有志气，

是信口吹牛皮。

寅 娘子莫非还信不过？

氏 哼！

元敬 表妹呀！

（唱）伯虎兄大才惊天地，

蟾宫折桂不费力。

你就等着戴凤冠，穿霞帔，

现在何须来着急！

寅 对了哦！

枝山 哈哈……

（唱）大家说得都有理……

众 都有理？

枝山 莫慌，听我说完嘛！

（接唱）唐老弟有才本非虚。

赴考举子知多少，

谁不想脱去蓝衫换紫衣？

有了才还要有运气，

科场中花样多得很出奇。

老弟吔！我是怕你懂不起，

持才傲众悔不及！

寅 怎么，允明兄也信不过？

枝山 我不是担心你的才，我是担心你这个人！

寅 这……望祝兄明以教我！

枝山 唐老弟确有才气，也有志气，可惜呀可惜……

众 可惜什么？

枝山 可惜你身上还有七分傲气，外加三分狂气，见了达官贵人不会低声下气，只顾自己神气，兼之好酒使气，免招来怨气，不改掉这些脾气，做官何来运气？到头来当心倒霉晦气！

寅 这……

氏 如何，不放心你的，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嘛！

寅 别样都好改，就只有这脾气不好改。

枝山 （悠然自得地）这叫做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啊。依我说，你老弟还是不去应考也罢！

氏 不行！他非去不可，不把凤冠霞帔给我拿回来。我就要……

寅 娘子，你要怎样？

氏 我就要……回娘家，永不进你唐家的门！

寅 （陪笑地）娘子，这样说未免过分了些。

氏 过分？常言道夫贵妻荣，我嫁给你就是因为你有才，就是盼望你能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。做不到这些，的才有何用？我又为了何来？

枝山 （拈须微笑）说得有理，有理！

寅 哏，祝胡子，你咋个还在往火上浇油哦？

枝山 科场如战场，风云变无常。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老弟，据愚兄所知，光靠才是不行的。

寅 哼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！这一科不行还有下一科嚟！

氏 我只怕等不得下一科了！

元敬 表妹，凭唐兄大才，取功名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，你就放心好了。

氏 他那个牛脾气，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哟！

寅 娘子放心不下，待我发个宏愿大誓来。

氏 那还不是“老汉唱戏”——过说！

寅 还要啷个嘛，未必还要我立个文书？

枝山 嘿嘿，只怕硬是要立下军令状才走得到路哩！

寅 （生气地）你……

氏 雨墨！

墨 在。

氏 呈纸笔来！

墨 是。（下）

[祝枝山微笑不语，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悠然摇晃。

[都元敬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。

[唐寅急得团团转。

[雨墨捧文房四宝上。

氏 （抓起笔）解元公，请嘛！

寅 （赌气地接过笔）请就请！……啷个写法？

氏 你问我，我问哪个？

寅 （气呼呼地）祝胡子，这种东西你写过没有？

枝山 嘿嘿，我又不想去夺状元，当然也没有写过！

寅 元敬老弟，你写过没有？

元敬 我我……唉，惭愧，小弟尚未娶妻，说不上，说不上……

寅 娘子，听到没有，大家都没有写过，我看是不是就免了……

氏 为什么要免了？

寅 因为写不来！

氏 别人写不来情有可原，是你么……

寅 我难道又当别论？

氏 对了对了，你是江南第一才子噻！

寅 哧，硬是要憋死人噻，好，写就写！（下笔）“文书唐寅立，行前付爱妻……”这下头……娘子，接下
就不好写了。

氏 我看就好写了！

寅 咋个写法？

氏 要我说？

寅 请指教！

氏 不敢当。接下去就是顺顺当当的两句现成话！

寅 哪两句？

氏 你就写：“今科若不中，各自奔东西”！

寅 啊？（扔笔）莫开玩笑！

氏 事关门楣荣辱，岂可当成儿戏！

寅 这个……（跌坐椅上发呆）

元敬 哎呀呀，表妹，这……

枝山 （拉过都元敬）元敬老弟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着啥急嘛。

元敬 这这这……

枝山 这叫做遣将不如激将，这么一来，唐老弟的脾气才收得到风，这功名么，也就……嗯！

元敬 （恍然大悟）哦！

枝山 各人坐到看戏！

氏 你是不是个男儿汉大丈夫？

寅 那还有假？！

氏 既是如此，就接到来写噻！（递笔）

寅 （愤然接过笔）接到来就接带来，我与你（下笔）写，写，写！

哈哈哈哈……

第 二 场

[京都，客栈。

[唐寅的房间，雨墨在整理桌椅。收拾纸笔，嘴巴翘起老高。

墨 唉，这拿来咋个得了哦！

（念）公爷刚到京，马上就扬名。

前来求画者，从早到黄昏。

一天十几拨，搞都搞不赢。

三餐不按时，莫法把书温。

这回来会考，怕要等于零。

[求画的书生甲、乙、丙三人上。

生甲 （唱）学生来自陕西省，

万里迢迢逐功名。

生乙 （唱）在下家住太原郡，

去年乡试中举人。

生丙 （唱）考试何须要学问，

自古有钱能通神。

人 （唱）今天来访唐伯虎，

彼此都是一条心！

哈哈哈哈哈……

生甲 （扣门）内面有人否？

墨 （旁白）硬是来得早哩。（回答）没得人！

生乙 没得人？

生丙 让我来！（拍门）里头不是人，未必是狗在叫？

墨 （负气开门）你才是狗……

生丙 鄙人不这样说，你又咋个肯开门呢？嘻嘻嘻……（说着便挤身进屋）

[书生甲、乙也跟着进门。

墨 （拦也拦不住）哎哎哎，你们咋个不讲礼哟，请都没有请就估到进来！

生甲 小哥休要生气，敢问唐寅相公是否在此居住？

墨 是又哪个，不是又哪个？

生乙 我等俱是外地举子，久闻唐解元大名，岂可失之交臂？因此特来拜求一见！

墨 就只是见一见？

生甲 当然，如果伯虎兄能赐画一幅，京都此行，不管是否能中，也算不虚了！

生丙 哦，对哉！对哉！

墨 哎呀，各位大爷，我求你们做点好事！这考期就要到了，我家公爷连日来忙于书画应酬，一点温书的时间都莫得，大家都是来赶考的，彼此总该体谅嘛！

生甲 哦。小哥说得有理，倒是我等冒昧了！

生乙 请小哥转告你家公爷，考试过后，我等再来拜会！

墨 二位大爷通情达理，我雨墨给你们作个揖！

乙 免礼，告辞！

墨 慢走！

生丙 不送！

乙 （返身吃惊地）你……

墨 你咋个不走？

生丙 来都来了哉，人未见到岂能随便走之也乎？（说着便索性坐下来）

[书生甲、乙互视摇头。

墨 咳，你先生的脸皮硬是厚唻！

生丙 随便你哪个说，公爷当没有来！

墨 你走不走？

生丙 我不走，看你其奈我何哉！

墨 （气极）你你你……（猛力一推椅背）

生丙 （跌倒地上）哎哟……

[唐寅闻声上。

寅 雨墨休得无礼！

墨 公爷，你看他……

寅 还不快把这位公子扶起来！

墨 是。（扶起丙）

寅 竖子无礼，咎在主人，小弟与仁兄赔礼了！

生丙 （揉着屁股）没关系，幸亏我这屁股的皮厚！

墨 脸上也差不多！

寅 （眼色制止）嗯！

墨 （伸了伸舌头）

乙 子畏兄请了！

寅 请了！

生甲 未得允诺，冒昧造访，惶愧！惶愧！

生乙 适才贵介已言得明白，我等还是改日前来罢！

寅 慢着。天下举子，聚集京华，若非大比，岂能相会？既然相会，岂非有缘？来都来了，如何便去？坐，家请坐！

乙 恭敬不如从命！

生丙 对哉，对哉！

[众人重新落坐。]

寅 各位驾临，想必有以教我！

乙 （尴尬地）这个……

生丙 咳，有啥子不好意思嘛！我就直说了，还不是求你老兄大笔一挥！

寅 哦？

生甲 （唱）子畏兄一支笔誉满天下，

有气势有神韵兼容百家。

生乙 （唱）世上人谁不想珍藏唐画，

强似那中皇榜头戴乌纱！

寅 哦！

（唱）二位仁兄多高雅，

引得唐寅豪兴发。

叫雨墨——

墨 有。

寅 （接唱）取宣纸案头铺下——

墨 是。（取纸，融墨，做准备工作）

[三书生起立，让开。]

书生 多谢唐兄！

寅 （唱）请恕我唐伯虎信笔涂鸦！

[唐寅提笔几勾几画便成两幅，交与甲、乙各一张。]

寅 不当法眼，献丑了！

生甲 （兴奋得两眼发亮）这一枝梅悄然挺拔，饱含春意，直只暗香浮动，迎面扑来！

生乙 （激动得双手发颤）这一幅竹真是超凡脱俗，观之令人尘念顿消，豁然遁世！

寅 二位谬奖，谬奖！

生丙 （近前看看这幅，又看看那幅，失望地）啊，恁个简单哪！

乙 （像看着个怪物似的看着丙）简单？

生丙 （走向唐寅）唐兄，他们两个都有了，我的呢？

寅 哦，仁兄也要一幅？

生丙 那还用说，不然我跑来做啥？不过么唛……

寅 仁兄有话请讲！

生丙 （看看甲、乙，然后把唐寅拉到一边，神秘兮兮地）唐兄，我要的这一幅，请你老兄画复杂点！

寅 （忍住笑）哦，不知要怎样复杂？

生丙 （拉唐到桌子旁，对着宣纸比划着，煞有介事地）听我给你说嘛！

（唱）我兄弟要的这张画，

一定要请你老兄画复杂。

这个角角画些草，

这个角角画些花。

这地方画一对斑鸠在打架，

这地方画个凤凰撵乌鸦。

中间啥子都不画，

请帮忙画一个乖乖巧巧美娇娃。

腰杆要画细，

眼睛要画大，

叫人一看浑身都要麻！

只要唐兄画得好，

我也舍得把钱花。

请你老兄开个价，

随便好多我都拿！

[书生丙在唱这一段时，唐寅拼命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听着，就象小学生听老师讲课，还不时“唔！”地应和。

[书生甲、乙则唉声叹气，后悔不该同这个活宝一起来。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。

寅 啊？你老兄莫非很有钱？

生丙 多的没得，千把两银子买张画总是拿得出的。

寅 银子倒是不少，可惜……

生丙 可惜什么？

寅 可惜我无福享受。这么复杂的画，我还没有学过！

生丙 噢？完了，完了！

寅 不过嘛，我虽未画过，但却见过！

生丙 （又满怀希望地）在哪里见过？

寅 就在前门大街角角有一处地摊上！

生丙 真的呀！（又看看书凑趣地，生甲、乙）

乙 （也忍住笑）嗯，好象有那么一回事。

寅 老兄，那里也只有一幅，去晚了谨防被人家买走了！

生丙 （一跃而起）啊，啊，少陪少陪！（急下）

人 （望着丙下后，禁不住同时大笑起来）哈哈哈哈……

乙 多谢唐兄！告辞！（笑着同下）

寅 恕不远送！

墨 对哉，对哉！（坐在椅上大笑）

寅 哈哈……

[都元敬上。]

元敬 唐兄！

寅 哦，元敬老弟，请坐，雨墨看茶！

墨 是。（下）

元敬 一大早唐兄就在敞声大笑，不知有何乐事？

寅 世间乐事本多，得乐便乐，这叫做笑一笑，十年少！

[雨墨端茶上，献茶。]

元敬 （接茶叹气）唉！

寅 元敬老弟莫非有什么心事？

元敬 此番多蒙唐兄提携，来到京都，起眼一看，应考者成千累万，而录取将十不得一。小弟如果功名无望，今后的日子就难过了！是以忧心如焚，寝食难安啊！

寅 元敬弟何必多虑，你也并非碌碌之辈，难道还怕榜上无名？

元敬 唐兄啊！

(唱) 科场多风险，

历来有藏奸。
祝兄行前发高见，
尽都是经验之谈。
多少人已在打点，
暗地里贿赂当权。
看起来若要中选，
光靠才也是枉然。

寅 那……依你之见呢？

元敬 (唱) 非是弟人穷志短，

随大流无奈从权。
弟有心通融曲款，
上青云还得附攀。
也不想朱笔乱点，
但愿能公正不偏！

寅 哦！（同情地）老弟的心情我是理会得的，但不知可有门路？

元敬 实不相瞒，先父在朝为官时，曾有一世交好友姓马讳良煜，小弟已打听明白，马世伯现在礼部供职。

寅 啊，好门路，好门路！

元敬 因此小弟今天欲去拜访，不知唐兄愿否一同前往？

寅 这就大可不必了！老弟自己去就是了，愚兄这些天被纠缠得足不出户，今天也要去找个清幽地方游玩，好闲散闲散！

元敬 哦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城西有一座大园林，不知因何废置？颓垣断壁，里面却百花盛开，别有情致。唐兄何不到那里一游！

寅 如此盛景，只怕游人如云吧！

元敬 哎呀，眼下考期临近，有门路者日夜钻营，无门路者闭门习艺，哪个象你唐兄成竹在胸，胜卷在握！……告辞，告辞！（转身欲下）

寅 慢！

元敬 (转身) 唐兄还有何事？

寅 你就象这样去拜见你那马世伯？

元敬 (不解地) 啊……

寅 （叹口气）唉！雨墨，速将我那一套新衣衫取来。

墨 这……是。（下）

元敬 （明白过来，激动得眼含热泪，咽喉发哽）这这……唐兄如此高义，叫小弟何以为报啊！（欲跪拜）

寅 （急忙扶住）贤弟少礼。古人云，肥马轻裘，与朋友共嘛，你就不必介怀了！

墨 （捧衫上）都大爷，请来更衣。

[吹打过场，都元敬更衣毕。]

寅 （看看都，颇觉满意）俗话说得好，人是桩桩，全靠衣裳！

墨 （背白）脱了衣裳，还是桩桩！

元敬 唐兄，要不要小弟在马世伯面前代为疏通？

寅 我看就不必了吧，再说我也没有厚礼馈送！

元敬 唐兄话说哪里，谁人不知：千金易得，唐画难求啊！

寅 这个……

元敬 还不是出在唐兄手上！

寅 愚兄的性情，老弟是知道的，以后再说吧！

元敬 唉，如此，小弟告辞了！（下）

寅 唉，想不到他也是这般可怜！

墨 （嘟起嘴）我看都大爷倒是点都不可怜！

寅 难道说可怜的是我？

墨 我担心公爷要是拿不回凤冠霞帔，少奶奶面前咋个交待？

寅 混帐东西！你懂得什么？还不与公爷赶快备马！

墨 是，备马，备马，备马！

第 三 场

[西园。春光明媚，百花怒放。]

[绿云引沈翠萼上。]

翠萼 （唱）东风吹得花怒放，

万紫千红吐芬芳。

黄莺枝头竞歌唱，
桃红李白倚断墙。
鱼戏池中碧波漾，
飞絮飘舞柳丝长。
人说废园景色美，
果然不负好春光。
心欢畅！
曲径通幽处，
美景胜苏杭。

云 小姐，这边还有石桌石凳，快来歇息一下。

翠萼 难得这废园如此清幽。绿云，快把我的瑶琴展开，我要抚琴一曲。

云 小姐新近又谱写了一首什么新诗？

翠萼 是唐伯虎的一首《山野松声》。

云 又是唐伯虎的诗！小姐，你咋个总是喜欢弹唱他的诗啊？

翠萼 他的诗句清新豪放，我十分喜欢。

云 这个唐伯虎啊，一天到晚吃了饭没得事做，就专门做诗！

翠萼 （神往，微笑）他不但诗做得好，传闻他的画画得更好！

云 哦！（逗趣，眉眼）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我见过的！

翠萼 （惊奇地）你见过？

云 是呀！（手舞足蹈地比划）这个唐伯虎有这么这么高，眼睛鼓起有这么这么大，一脸都是络耳胡，吓死我了！

翠萼 （将信将疑）真的，你在哪里见到的？

云 昨天晚上做梦！

翠萼 （失笑）呸哟，废话多！还不快焚香来！

云 是，焚香！

翠萼 绿云，你一面听我弹，一面注意到，如有闲人闯进，就快告诉我。

云 是。

[沈翠萼调理琴弦。

[唐寅乘马在前，雨墨随后同上。

寅 （唱）果然西园有胜景，

此间春色更怡人。
断墙处已见花枝隐，啊？
谁在香丛弄琴音？

[唐寅驻马倾听，雨墨牵马旁侍。]

翠萼 (边弹边唱) 女儿山前野路横，
松声偏解合泉声。
试从静里闲倾耳，
便觉冲然豪气生。

墨 (悄声) 公爷，这象是你的诗……

寅 呀！

(唱) 谁将我诗谱新韵？

珠喉婉转似莺声。

立雕鞍窥动静——(放腔)

墨 公爷，看到啥子没有？

寅 (接唱) 花丛之中有丽人。

墨 长得乖不乖嘛？

寅 (接唱) 佳丽本该天上有，

疑是仙女降凡尘。

叫雨墨——

墨 在。

寅 (接唱) 快快扶我下鞍蹬，

公爷今天要写真。(下马)

拿来噻！

墨 啥子拿来？

寅 吔，我的画笔噻！

墨 画笔？你老人家哪个不早些交待嘛！

寅 混帐东西，枉自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公爷的兴致来了，说要画就要画，还不快点滚回去给我拿来！

墨 搞得赢哪？

寅 (着急地) 过跑噻！

墨 唉，跑嘛，跑嘛！（跑下）

寅 （接唱）不料今朝遇仙境，
机会失去再难寻。
怡情生！
忙将衣冠整，
入园窥玉人。

[唐寅入园后分花拂柳，站在不远处仔细大量沈翠萼，用白扇作笔，在手掌上虚画。

翠萼 （停止抚琴）绿云，那边好象有什么响动？

云 待我去看来。（见唐）嘿……

[唐寅被绿云遮住了视线，歪着头仍出神看着沈，不断虚画着。

云 （近前，挡住唐的视线）喂，你的耳朵聋了？

寅 （答非所问地）哦哦……（起身从绿云身边走过）

[沈翠萼见有人来，忙隐于假山后。

云 （反手拉住唐的衣袖）哎哎，你想做啥子？

寅 （不回头地挣脱）莫拉倒，我这会正忙……

云 你在忙些啥？你是不是疯了！（说着把唐的肩扳过来）

寅 （如梦初醒）哦哦，原来是位小大姐！

云 我问你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

寅 学生是从苏州来的！

云 来做啥子？

寅 当然是来赶考啊……哦，不不，是来踏青的。（说着又转身）

云 （又把唐扳过来）你看啥子？

寅 刚才那里有琴声传来……

云 哪有什么琴声，根本就没有得人！

寅 我晓得那不是人……

云 胡说！

寅 一定是一位花仙，不但在弹，而且还在唱！

云 你都听得懂？

寅 笑话笑话，我都听不懂，天下只怕找不出听得懂的人了！

云 （不信地）你听出什么了？

寅 她弹唱的是唐伯虎的一首《山野松声》。

云 哏，看不出你还有点识货喃！

寅 嘿，这有啥希奇嘛，我就是唐伯虎嚟！

云 （吓了一跳）哎！

寅 货真价实的唐寅，唐伯虎！

云 （围着唐寅打量）你……

寅 （转身，沈不见了，着急地）哎呀，你看你，这一耽搁，花仙都不见了！（说着便举步，欲去寻找）
云 站倒！

寅 哎，小大姐，你莫要扭到闹嘛！

云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，我去帮你看一看！

寅 那就麻烦你了，请小大姐快去快回！

云 （围着唐寅在地上划一个圈）站在这圈圈头不准动！（走回，悄声）小姐！

翠萼 （从假山后出）绿云，是个什么人？

云 他说他是唐伯虎！

翠萼 （大惊）噢？！

云 小姐，我看那个人贼眉贼眼，躲在那里偷看我们，还冒充唐伯虎，一定不是个好人！

翠萼 那……此地游人甚少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

云 要得。轿子就在门外等着的。

翠萼 说走就走。（二人急忙下）

寅 （自语）咋个还不回来哟……小大姐没非在骗我？（张望）人都不见了！她把我圈在这圈圈头，莫非跑走了？（走出圈圈）小大姐，小……啊？人影俱无，我唐伯虎今天还上了一个小姑娘的当了！（圆场寻踪）……小姐，等倒，等倒……（追下）

[沈翠萼乘轿上，绿云一旁步随。]

云 小姐，看嘛，他追起来了！

翠萼 果然是个狂生，快走！

云 （对轿夫）抬起跑嚟！（一同急下）

[唐寅乘马追上。]

寅 瞧见了，那小大姐在轿旁行走，轿内定是那位花仙……小大姐莫跑，听我说……（追下）

[沈翠萼乘轿回到程府门前，绿云扶沈下轿，轿夫下。]

云 （气喘吁吁）哎呀呀，终于回到家了！

翠萼 （回头大惊）绿云，那狂生追过来了！

云 快进屋去！（扶沈进门，同下）

[唐寅乘马上。见沈进府，驻马。]

寅 啊啍……（想一想，下马，拴马于门旁）机会难得，待我闯了进去！

[唐寅下马时，门丁暗上。唐寅刚跨进门，被门丁拦住。]

丁 什么人？

寅 等会再跟你说！（拨开门丁，直往内闯）

丁 （在后追）哎呀，站住……

[唐寅跑了个圆场，进入厅堂。]

[程敏政上，挡住正往内闯的唐寅。]

丁 老爷，他……

敏政 （栏在唐前）嗯！

寅 （一怔）哦，老先生……

敏政 大胆狂徒，擅闯私宅，该当何罪？

寅 （定神之后，狂气顿收）是是，冒闯宝宅，实属非分，学生知罪，告罪！

敏政 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
寅 学生乃苏州赴考举子，姓唐名寅字伯虎。

敏政 啊，你就是唐伯虎？

丁 莫信他的……

寅 老先生如果不信，学生有苏州府签发的关文在此，请老先生过目。（从身上摸出关文递上）

敏政 （接过翻看）嗯，不错，是唐伯虎唐解元。（递还关文）

寅 （收起关文）老先生总该相信了吧！

敏政 解元公乃当今名士，看坐来！

[门丁展坐后暗下。]

寅 谢坐！（坐下拭汗）

敏政 人说唐伯虎狂放不羁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！

寅 见笑了。请问老先生高姓大名？

敏政 老夫程敏政！

寅 哦！程老先生，失敬，失敬！

敏政 （意带讽刺）唐解元今日光临寒舍，横冲直闯，大刀金马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知所为何来？

寅 （离席赔礼）学生是追赶一位仙女到此，忘乎其形，死罪死罪！

敏政 仙女？

寅 就是刚才进去的那位小姐！

敏政 （没好气地）那就是小女翠萼！

寅 （不在意）翠萼！……不但容华绝代，而且名字也取得美……

敏政 哼，你乃应试举子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追赶一陌生女流，难道就不怕遭物议损清名吗？

寅 老先生啊！

（唱）平生酷把书画恋，

常言道习惯成自然。

情致一来心难按，

杂念一齐抛云端。

人说学生工山水，

只因山水在眼前。

有所得只缘有所见，

染纸前意在笔先。

仕女图为何最难画，

只因为难睹绝色颜。

今天幸逢令爱面，

小姐的清丽如花仙。

情致如潮天塌下来也不管，

忘情追赶到府前。

怨学生轻狂失检点，

欲留真容在人间。

敏政 哦，原来如此！

（唱）一番话倒也有卓见，

虽疏狂情有可原。

追求笔意求进取，

不顾蜚语和流言。

无大志岂能这般勇敢，

才子风流情理间。

有心助他完心愿，

老夫也聊发癫狂学少年！

寅 老先生如不见罪，学生就当告辞了！

敏政 怎么，解元公不想写真了？

寅 这……

敏政 哈哈哈，老夫虽然上了年纪，亦非古板之人。来呀！

[程容上。

容 时候老爷！

敏政 传话下去，请你家小姐出堂！

容 是。（转面）有请小姐！

[绿云伴沈翠萼上。

翠萼 （念）浪蝶狂蜂来纷扰，

神定之后也心惊。

见过爹爹！

敏政 儿哪，你看哪是谁？

、绿 （掉头见唐大惊）啊？（急忙躲于程敏政身后）

敏政 哈哈哈，我儿不用惊惶，他就是唐寅唐解元！

翠萼 噢？

云 老爷，他是冒充的！

敏政 嗯，江南名士，都是冒充得了的呀？儿哪，你平素最敬慕唐寅诗词，如今他就在眼前，快上前见过！

翠萼 （含羞地施礼）见过唐解元！

寅 （忙起身一揖到地）小姐！

[二人抬头互视，沈羞不自胜；唐呆立，狂性又发。

[绿云上前隔开，手叉腰，脚一跺，沈含羞离开至程侧，唐仍呆望着。

云 哎，你是哪个的？就是真的唐伯虎，在别人家里也要老实点！

寅 （醒悟过来）是的，老实点，老实点……

敏政 绿云休得无礼，唐解元请坐！

寅 是，坐，坐！

敏政 儿哪，唐解元并非登徒子之辈，他嗜画成癖，偶有所得，便情不自己，如痴如狂，这是一种什么境界……

翠萼 （点头）孩儿理会得。

敏政 解元公打算为儿留容写真，你可愿意？

翠萼 此本雅事一桩，但凭爹爹作主！

寅 （以手加额）唉，相识满天下，知音能几人？（上前深施一礼）知我者唯老先生与小姐耳！

敏政 哈哈，绿云，纸笔侍候！

云 是。（转身对唐）你是真虎还是假虎，马上就要现相了！（笑下）

[程容过来将桌子搬至一侧，绿云捧纸笔上，放在桌上。]

翠萼 绿云，再将我的琴取来。

云 是。（下）

[程敏政协助程容铺好宣纸，程容融墨。]

[绿云捧琴上，摆好琴几，焚上香。]

敏政 唐解元，请！

寅 （兴奋若狂，拱手）学生献丑了！

[沈翠萼调理琴弦。]

[唐寅握笔，定神，凝目，作画。]

[琴声清幽，珠落玉盘……]

[幕后合唱：

女儿山前野路横，

松声偏解合泉声。

试从静里闲倾耳，

便觉冲然豪气生。

[合唱声中，程敏政一旁看着唐寅作画，不时拈须微笑点头；程容在一旁睁大眼睛，惊奇不已；绿云而看看画，时而又看看小姐，一脸的钦佩之色。]

[唱完画亦完。]

寅 （怡然搁笔）请老先生教正！

敏政 好说了！哈哈，儿哪，你过来瞧瞧！

翠萼 （观画，又看看唐，敬慕之色溢于言表）笔墨秀润俏丽，景物清隽生动，尽得画中三昧。

敏政 神形俱佳，自成一格。好画！好画！

寅 过誉了，过誉了。（说着从怀里掏出印色，用印后揣起印具，捧起画来）小姐如不嫌弃，就请留在手，以便随时斧正！

翠萼 （接过如获至宝）多谢解元！

敏政 哈哈哈哈哈！老夫要陪唐解元赏花痛饮，一醉方休！

寅 好一个赏花痛饮，一醉方休！这叫做：好花难种不常开，少年易老不重来。人生不向花间醉，花笑人生是呆！

敏政 说得好！哈哈……解元公请！

寅 请！

第 四 场

[会试以后。

[马良煜府中。

[马良煜便服，烦恼地上。

良煜 可恼！

(唱) 越思越想越是恨，

程敏政运气好又蒙殊荣。

放主考我为副来他为正，

好端端的肥缺落旁人。

做手脚难免不受梗，

程老儿惯常翻脸不认人。

今科会元唐伯虎，

他说了哪个敢道不得行？

我请他照看世侄都元敬，

偏将他放在二甲后几名。

论前程只怕不会列优等，

充其量外放作县丞。唉！

事已至此只好由天命，

我只得忍气又吞声！

[马兴上。

兴 禀老爷，高公公进府！

良煜 哦，高公公乃万岁亲信，不可怠慢，敞开中门有请！

兴 是。（转面）敞开中门，有请高公公！

[鼓乐声起，高公公上。

公公 马大人！

良煜 高公公，未曾远迎，尚望恕罪！

公公 好说，好说！嘻嘻嘻……

良煜 高公公请坐！

公公 好的，好的。

[丫鬟献茶过场。

公公 马大人这几天辛苦了！

良煜 天子开科，几年才一回，说不上，说不上。高公公难得出宫，今日驾临，必有要事！

公公 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，咱家听说来京会试的举子中，有个唐伯虎？

良煜 是有个苏州解元唐伯虎，怎么，高公公认得？

公公 咱家怎么会认得？听说他的画很有名？

良煜 是呀，俗传千金易得，唐画难求嘛。此人不但画得好，文章也是不错的！

公公 哦，咱家可不管他文章如何，只要他真的画得好就行。

良煜 高公公莫非想要几幅唐画？

公公 嘻嘻嘻，咱家的心事你一猜就猜着了，怪不得你的官儿越做越大！

良煜 公公取笑了。可是下官听说这唐伯虎的脾气很倔！再倔也倔不过你马大人嘛，天下哪有举子不巴结主考，是不是？嘻嘻……

良煜 哈哈哈哈哈！公公说得有理，下官当效微力，以后仰仗公公之处还多着哩！

公公 这就对啦！

良煜 下官有个世侄叫都元敬，与唐伯虎沾亲，说好考完之后要带他来见我，等一下不来，我再命人去传！

公公 就看你的啦，嘻嘻嘻……

良煜 请公公暂到书房小坐，下官要奉陪公公小饮几杯。请！

公公 怎好打扰呢？

良煜 不必客气！

公公 走吧！（二人携手下，马兴随下）

[都元敬几乎是强拖唐寅上。

寅 哎哎，元敬老弟，放手，放手！

元敬 子畏兄，你也太固执了！马世伯仰慕你的才名，嘱小弟务必请你一见，如今会试已完，你还顾忌什么？

寅 虽然如此，他究竟是副主考，况皇榜未发，总觉不妥！

元敬 你你你……唉，别人想见还见不着，何况考前你还去见过主考程大人呢！

寅 呃……愚兄那时实出无心，根本就不晓得他是主考大人！

元敬 这叫“黄泥巴滚裤裆”——不是屎也是屎，人家要说闲话照样说！

寅 黄泥巴终究不是屎！

元敬 看看，掘脾气又来了！我已答应马世伯，你傲起不去，岂不是故意使我难堪吗？

寅 这……

元敬 见过面就走，该好了嘛！

寅 好嘛，念在你我是亲戚又是至交，我就改一回脾气！

元敬 对了哦，唐兄请稍待，我先去通禀，再来接你！

寅 悉听尊便。（退入侧幕）

元敬 （整整衣冠，进门）马伯父，侄儿元敬求见！

[马良煜上。

良煜 哦，侄儿来了！

元敬 马伯父，不知侄儿是否中选有望？

良煜 唉，中倒是中了！

元敬 （雀跃）啊，中了！

良煜 只是名次不高，排在二甲榜尾！

元敬 （象泄了气）啊？（垂头丧气地）唉，这也总比不中好……

良煜 贤侄不必气馁，外放之时，为伯再设法便了！

元敬 多谢伯父照看！

良煜 啊，你带来的人呢？

元敬 啊，侄儿都差点忘了！那唐伯虎很是难请，侄儿说不尽的好话才把他拉来！

良煜 现在哪里？

元敬 府门外候见！

良煜 好，贤侄的机会来了！

元敬 （一怔）伯父明教！

良煜 内宫太监高公公想要几幅唐画，高公公位高权重，在圣上面前是说得起话的。只要你能促成此事，你的前途就好办得多了！

元敬 侄儿明白！

良煜 明白就好，快去请唐寅来！

元敬 遵命。（转身出门）

[马良煜请高公公上，坐定。

元敬：子畏兄快来！

[唐寅上。

寅 马大人不在家？

元敬 在家，在家，特地叫我代他来迎接你！唐兄，请进！

[唐寅极不情愿地跟在都元敬身后进门。

元敬 伯父，他就是人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唐伯虎！

、高 （大量唐）嗯！

元敬 唐兄，这就是我的世伯马良煜副主考大人！

寅 （上前施礼）学生参见马大人！

良煜 哈哈哈，免礼，免礼。这位是万岁身边的红人高公公，你二人前去拜见！

元敬 （跪拜大礼）高公公！

寅 （同时，但只是长揖）高公公！

公公 （大咧咧地）罢啦罢啦！（手一挥）

良煜 看座！

、唐 谢座！

公公 （话中有话）唐解元真是风流倜傥与众不同啊！

寅 （不卑不亢）公公谬奖，愧不敢当。

良煜 高公公听说解元公今天赏脸光临，特地赶来一见，足见高公公何等爱才！看来解元公要交好运了，哈哈

……

寅 （不安地）惶恐，惶恐！

元敬 是呀，是呀！

公公 听说唐解元乃画中高手，今日不知可否让咱家一开眼界！

寅 （一怔）这个……

良煜 哈哈哈，是别人求唐画恐怕很难买帐，是高公公，我想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嘛！

公公 咱家有那么大的面子？不见得吧，嘻嘻嘻！

良煜 公公放心，读书人都是通情达理的。来呀，纸笔侍候！

[二丫鬟、马兴捧画具、纸笔上，摆好书案，二丫鬟铺开宣纸，马兴融墨。]

寅 （对都元敬）老弟，我原本是不来的唷！

元敬 （作揖打躬地）唐兄唐兄，看在小弟薄面，求你委屈一下嘛！

良煜 解元公，请！

[唐寅矛盾之极，都元敬一旁央求。]

公公 嘻嘻嘻，其实也不想太为难唐解元了，就那山水花卉，虫鱼鸟兽，画个十幅八幅也就是了！

寅 唉！

良煜 解元公，请嘛！

元敬 子畏兄，请噠！

寅 （定一定神）不是在下斗胆抗命，此时此刻，漫道十幅八幅，就是一幅半幅，学生也是画不成的！

良煜 （色变）噢？

公公 （面不改色，依然笑嘻嘻地）这就奇怪了，咱家倒要听听解元公的高见！

寅 公公啊！

（唱）弄丹青必须先有兴，

有兴必须先有情。

有情必须先有景，

景融情发兴才生。

意在画外称上品，

法乎自然方有神。

请问此刻有何景？

既然无景哪有情？

无情何来提笔兴？

无兴当然就画不成。

非是学生来抗命，

个中苦处望详情！

公公 （无言以对）呃……

良煜 唐解元！

（唱）何必推得干干净净，

解元公分明在矫情！

山水本在你心里，

就看解元诚不诚。

元敬 唐兄啊！

（唱）审时度势要谨慎，

祝枝山行前语铮铮。

凡须忍时须当忍，

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公公 还是都公子明白啊！

（唱）咱家行走在龙庭，

当家的对咱也要让三分。

从来都是人求我，

哪见咱家求过人？

头次破例求你唐伯虎，

也是惜才一片心。

望你能知退进，

言低语咱家就当风卷云。

几幅不算太过分，

保你有个好前程。

要你答应，

步登青云。

金有金，

银有银，

解元大胆开个价，

不少你半毫分。

寅 哼！

（唱）高公公手面大阔绰得很，

一手遮天可通神。

可惜学生无福分，

唐伯虎不是生意人！

告辞！（拱手甩袖，转身扬长而去，下）

[高、马等人目瞪口呆。]

元敬 （追两步）唐兄，唐兄！唉……

良煜 （大怒）太狂了，太狂了！

公公 （冷笑）嘿嘿嘿，咱家还从未见过这号人，不整治整治还得了吗？

良煜 该整治，该整治！（对马兴、丫鬟）你等退下。

[马兴、二丫鬟下。]

公公 这个唐伯虎考得怎么样？

良煜 主考程大人已将他取为会元！

元敬 啊？

公公 马大人，你就不会去给程老头儿说一说吗？

良煜 高公公，那程老儿的脾气，好似那茅厮的石板——又臭又硬，跟唐伯虎也差不了多少。再说那唐伯虎考得实在……唉，难得找到口实啊！

公公 （不满地）这么说，咱家受他娘一肚子冤枉气就算了？

良煜 这这这……

公公 （对都）年青人，你看呢？

元敬 （眼珠飞转，急剧思索）我……（背白）唐兄啊唐兄，你也怪不得小弟了。常言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弟这一回只怕要遵从古训了……

良煜 贤侄，公公在问你的话咧！

元敬 高公公，照学生看来，主考程大人与唐寅之间一定有私！

良煜 噢？

公公 （极感兴趣）你慢慢说，仔细说！

元敬 唐寅亲口对我言讲，考试之前，他曾去拜望过程大人！

、高 真此事？

元敬 不仅如此，他还为程大人的千金描容写真，也就是说送上门去作画！

公公 （冷笑）哼哼……

良煜 （下位来）贤侄，事关重大，要查之有据哟！

元敬 此事千真万确，那幅画肯定尚在程大人府中。

良煜 （点头，归座）嗯。

公公 这就够了。嘻嘻嘻……马大人，令侄这次考得怎么样？

良煜 唉，名次不高，排在二甲榜尾，前程肯定不是太大的了，都怪他自己少才！

公公 嘻嘻嘻，如今当官要才做什么？只要（指脑袋）这个地方灵光就行啦。咱家去跟吏部说说，放他到苏州去

个通判什么的，也好气气唐伯虎那个小子！

元敬 （喜出望外地）啊！

良煜 还不快快谢过高公公！

元敬 谢高公公栽培！

公公 嘻嘻嘻嘻……

良煜 哈哈哈哈哈……

[切光。

第

五

场

[发榜之期。

[唐寅所住客栈内。

[唐寅上。

寅 （唱）文章得意，

转眼便是发榜期。
非夸口不鸣则已，
一举手便要摘第一。
稳坐客栈等报喜，
心平气和待佳期。
着啥急！
金殿面试高及第，
状元归家会娇妻。

哈哈哈哈哈……！

[雨墨捧酒上。

墨 公爷，酒来了！

寅 好，搁在桌上，叫你请的都大爷呢？

墨 都大爷一早就出门，说是看榜去了。

寅 哦，那你就坐下来陪公爷饮上几杯！

墨 公爷，这咋个要得哟！

寅 咋个要不得？公爷今天高兴，大大方方的请你喝酒，免得你在背后偷我的酒喝！

墨 哎哎，公爷莫冤枉好人……

寅 （笑）你那些鬼名堂还瞒得了我？叫你坐就坐嘛！

墨 好嘛，坐就是。其实我不过是尝了一点点，也不能算是偷。

寅 少说，快给公爷斟斟酒！

墨 是。（提壶斟酒）

[书生甲、乙各抱一壶酒，唯书生丙抱了一大坛酒上。

书生 唐兄，唐兄！

墨 （急忙拦在门口）哎哎，是哪个的？又来要画啖？

生甲 小哥不要误会，上次已蒙赠画，怎敢再来麻烦！

墨 那……

生乙 & , amp; ; , nbsp ; 会考已毕，今天发榜，唐兄大才，必定高中无疑，我等是来预先向唐兄祝贺的！

生丙 对哉，对哉！小老弟，你看我还特地花高价买了一坛泸州老窖大曲！

墨 这还差不多。请进嘛！

书生 唐兄请了！

寅 （起身）各位世兄请了！雨墨看座来！

墨 各位大爷请坐！（众落座）

生甲 唐兄满腹珠玑，今科会元非兄莫属！

生乙 弟等特备薄酒，为唐兄贺喜！（说罢便举自己带来的酒欲斟）

生丙 （拦住）慢点哟！唐兄，还是喝我的过瘾些。兄弟这坛老窖大曲，是泸州特产，选料上等，工艺先进，誉全球，实行三包。（一面倒酒一面噜嗦）你哥子日后当了大官，希望对兄弟多关照，谢谢，谢谢……

（忍俊不禁）哈哈……

寅 各位世兄想必也是文章得意，彼此同贺，请！

书生 （举杯）请！

[报捷锣声从远处传来，众书生一个个紧张地屏息倾听，锣声

由近及远，众书生又都颓然叹气。

生甲 不知怎的，昨晚上一夜都睡不着？

生乙 我这心里，总是吊甩甩的……

生丙 我比你们哪个都甩得凶，来来来，还是喝酒，喝得二麻二麻的心子就不甩了！（抱起坛子为大家斟酒，然

举杯)干!干!

众 干!

[报锣声又在远处响起，众书生又紧张起来。锣声在门前停住，众书生一齐站了起来。

[幕后呼喊：“给钱同胜钱老爷道喜!”

“请钱老爷……”

生丙 到底在喊哪个哟?

生甲 好象在喊钱通神!

生乙 (纠正)是在喊钱同胜!

生丙 哎呀，就是我嚟!哈哈!算老子的银子没有白花!(放下酒坛就嘻嘻哈哈往外跑)来了，来了……
下)

生甲 唉，连这种人都中了!

生乙 到底是钱能通神啊!

生甲 人说主考程大人刚直清廉，怎么也徇起私情了了?

寅 程大人绝不会徇私舞弊!

生乙 贡院主考又不止程大人一人，程大人那条路走不通，他不晓得走别的路吗?

生甲 (垂头叹息)唉!

寅 二位何必性急嘛，这捷报照例是越往后名次越高，二位世兄就静候佳音便了!

生甲 唉，小弟也知道这些规矩，何况今科不中，还有来科，只是……

生乙 只是象钱某这样的人都能中，怎能令人心服，怎不教人寒心啊!

[报锣声又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……

[二书生如坐针毡。

墨 公爷，这报锣声敲来敲去，把我的心也敲甩起来了，硬是急死人!

寅 公爷都不急，你急些什么?来，公爷给你斟酒，给你压上一压。

墨 要得嘛!(端起酒一干而尽)

[报锣又起，由远及近，至门前停住。

[二书生又站起。唐寅仍稳坐不动。

[乐声大起。二报喜人在乐声中上，一个持大红喜报在前，一个捧冠戴随后，进屋。

甲 哪位是苏州举子唐寅唐老爷?

寅 (起身上前)在下便是。

甲 (单褪下跪)唐老爷高中今科会元，小人给唐老爷道喜!(起身)

寅 （接过喜报大笑）哈哈哈哈……

乙 （跪呈冠戴）唐老爷就要殿试，请换上吉服！

[雨墨上前接过冠戴，放在桌上。报乙起身。]

寅 雨墨，看赏！

墨 是。（从身上掏出两个大红包，分别递给二报喜人）

报差 （接过红包，用手掂了一掂，眉飞色舞）谢会元赏！祝唐老爷禄位高升！

寅 （拱手）多谢多谢！（二报差下）

书生 （拱手）恭喜唐兄！贺喜唐兄！

寅 大家有喜，大家有喜！哈哈哈哈……

墨 请公爷更衣！

寅 好，更衣，更衣啊！

[唐寅当场更衣后，显得更加精神焕发，二书生看着也面露羡慕之色。]

寅 （看看自己的新衫，又看看喜报，不禁手舞足蹈起来）哈哈哈哈……

（唱[七句半]）大红喜报金字闪，

大红冠戴金线盘。

报国有门遂心愿，

不枉我寒窗苦十年。

生甲 （唱）唐兄登第人称羨，

生乙 （唱）第一才子不虚传。

书生 （唱）明朝面圣上金殿，

众 （唱）点状元！

同笑）哈哈哈哈……

生甲 唐兄大喜，小弟要敬上一杯！

生乙 不不，唐兄明日殿试夺魁，便是连中三元，理当敬上三杯！

生甲 对对对，三杯，三杯！

[二书生轮流斟酒，唐寅痛快地干了三杯。]

寅 多谢二位仁兄盛情！

墨 公爷，喝不得了，喝不得了……

[外面人喊马嘶。]

[幕后高声喊：“马大人到！”众一惊。]

[马良煜气势汹汹上，后随四校尉。

良煜 闲杂人等，一律滚开！

[四校尉如狼似虎，驱赶二书生及雨墨下。

良煜 （进屋，皮笑肉不笑地）唐会元！

寅 马大人！

良煜 恭喜恭喜！

寅 不敢当得！

良煜 （大咧咧地坐下）会元，会元，哈哈……

寅 （冷静地）马大人，难道学生这个会元是假的不成？

良煜 这一回算你说对了！

寅 （一惊）为什么？

良煜 只因为你这个会元是程敏政程大人点的！

寅 程大人乃钦命主考，开科取士乃分内职责，有何不对？

良煜 哼，实话告诉你，那程敏政表面廉直，暗里藏私，索取贿赂，擅卖关节，圣上闻报，龙颜大怒，本应拿问处，念在他年事已高，圣上怀仁，将他削职为民，已遣回安徽原籍去了！

寅 （大惊）噢？……唉！程大人违法舞弊，与我唐寅有何相干？

良煜 不相干？嘿嘿！要你是你，他还不至于倒霉呢！

寅 此话怎讲？

良煜 你自己心里还不明白？（从袖里抽出一张文告）唐伯虎，我这里是礼部按圣上旨意拟发的一张文告，对你大大的不利，你想不想听听！

寅 （不知所措）这……

良煜 （口气缓和地）其实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何苦乃耳！只要你革面洗心，痛改狂傲，老夫还可在高公公面前，替你转圆转圆！

寅 明白了！

良煜 （口气更缓和）明白了就好嘛！

寅 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啊！我就不相信高某人就可以一手遮天！

良煜 （咬牙切齿地）唷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喃！

寅 匹夫不可夺其志，我唐寅不爱敬酒爱罚酒！

良煜 好哇，我早已料到你是个冥顽不化之徒，来呀！

校尉 （进屋）大人！

良煜 将唐寅的冠戴剥了！

寅 你你……我唐寅所犯哪条……？

[四校尉不由分说，粗暴地剥去唐寅冠戴。]

良煜 （展开文告）唐伯虎，你听着！（宣读）“查苏州举子唐寅，会试期中，不循正途，偏走邪径，逞一己之私，行苟且之事。逢迎主考，献留真之图，榜首标名，遂侥幸之心，既狂且傲，恶迹昭彰，脏画已经查获，人物两证俱在。着即革去功名，逐出京都，今后开科，不准再试，以儆效尤。切切此布！”……

[唐寅听后，呆若木鸡。]

良煜 唐伯虎，听清楚了吗？

寅 （痛呼）是非何在，天理何在啊！

良煜 哼……再叫唤也是没有用的。限你三日之内，离开大都，否则，定送有司治罪。打道回府！（甩袖下，四校尉随下）

寅 （悲呼）天哪，苍天……（昏了过去）

[雨墨急上。]

墨 （见状惊呼）公爷，公爷甦醒！

寅 老天爷呀……

（唱）惊雷乍起天地暗，

万支利箭扎心间！

天哪天，难道你瞎了眼，

似这样是非颠倒、黑白混淆，我平白无辜遭奇冤！

想当初寒窗苦读怀宏愿，

三更灯火五更鸡铁砚磨穿。

诗词书画人称羨，

才子美名遍江南。

赴乡试恩师具慧眼，

朱笔尖上点解元。

只说是蟾宫折桂指日可盼，

青云有路好登攀。

又谁知世态人情忽冷暖，

宦海茫茫暗藏奸。

凌云壮志毁一旦，

报国无门泪空弹。
愤难平，心痛酸，
满腹衷曲对谁言？
前途渺茫路漫漫，
无限悲愁涌心间！

墨 （一旁掉泪，咽咽哽哽）公爷，你老人家要想开些甯，还有下一科嚟！

寅 （摇头苦笑）下一科？还有什么下一科啊？

墨 公爷……（大哭）

寅 （反倒为雨墨拭泪）好雨墨，莫哭了……（站起来，有气无力地）快去……收拾行李……回苏州……

第

六

场

[苏州，唐寅家中。

[飘香兴高采烈地从外面回来。

香 （念）新官来上任，报与奶奶知。

少奶奶，少奶奶！

[徐氏上。坐下。

氏 飘香，什么事啊？

香 少奶奶，你猜嘛！

氏 看你这样眉飞色舞的，一定是好事。

香 不但是好事，还是喜事呢！

氏 （眼睛一亮）莫非是你家少爷回来了？

香 （拍手）嗨呀，少奶奶真是聪明，一猜就猜到了！

氏 （起身到处走看）啊，官人在哪里？郎君在哪里……？

香 （笑）少奶奶，你的郎君还在船上！

氏 船上？咳，他咋个还不赶快上岸嘛！

香 嘻嘻嘻，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，船还没有靠码头呢！

氏 死丫头！你又在哄我！

香 真。我的少奶奶吔！

（唱）码头上锣鼓声喧，
府县官员站了一串串。
都说是在迎接新通……通……

氏 通判！

香 对对对！

（唱）听说是在迎接新通判，
不晓得是好大一个官？

氏 通判喽，比县官大，比府官小，不过小也小不到好多！

香 哎呀，恁个大的官哪！

氏 （急问）你打听没有，新通判叫啥子名字喏？

香 呃……这倒没有搞清楚！

氏 （迟疑地）那……那你就猜倒是你家少爷了哦？

香 这还用说！谁不知我家少爷是江南第一才子，不是他还有哪一个？

氏 这倒也是！（喜上眉梢）哈哈……

（唱）怪不得昨夜灯花现，
定是郎君锦衣还。
虽然委屈放通判，
也是堂堂五品官。
叫飘香——

香 呃！

氏 （唱）伺候梳妆休迟慢——（放腔）

香 是。（飞快下，拿梳妆盒上，将镜子、梳妆用具摆放桌上）

氏 （对镜梳妆，接唱）

细调铅粉整容颜。
头上梳个扬州转，
金钗翘翠压发端。
淡扫蛾眉匀施粉，
胭脂点唇香如兰。
吉色衫裙换一件，（飘香为其更衣）

新绣花鞋藏金莲。（对镜打量）

死丫头，你先过来看一看，

少奶奶的打扮可自然？

香 嗨呀，少奶奶地……

（帮）似天仙！

氏 （唱）叫飘香，听差遣，

请两个厨师来办喜筵。

要精通红案与白案，

鸡鸭鱼肉办齐全。

亲戚朋友快去打响遍，

客再多奴家也不嫌。

叫他们前来开开眼，

看一看我这诰命夫人不一般。

到那时，我头戴凤冠身穿霞帔人前这么站一站，

珠光宝气金光闪闪管叫他们眼睛

得象一对四喜斋的大汤元。

少奶奶今天总算遂心愿，

哈哈哈哈……

（帮）只怕是一场空喜欢！

香 恭喜少……哦，恭喜少夫人！

氏 夫人就是夫人，还“少”些什么？

香 是，夫人！

氏 飘香！

香 夫人！

氏 你去找一把锄头来！

香 找锄头来做啥子？

氏 后面那几株海棠树下，我曾叫雨墨埋有一坛茅台，你去把它挖出来！

香 是。（走几步又回来）少……夫人，埋的哪一株海棠下嘛？

氏 我指给你看，随我来嘛！（二人同下）

[雨墨背着或挑着行装，引唐寅上。

墨 （放下行李，拭汗）哎呀呀，公爷，到家了。

寅 雨墨，进不进去得哟？

墨 自己的家，哪个进去不得？

寅 公爷今天的日子只怕不好过唷！

墨 还怕啥哟！丑媳妇难免见公婆，躲都躲得脱呀！

寅 好嘛！（颤颤兢兢进门）

[雨墨把行李搬进屋。

寅 （拉雨墨，悄悄地）雨墨，你赶快去把祝大爷给我请来！

墨 请祝大爷？

寅 是呀，今天祝大爷不来，公爷恐怕么不到台！

墨 哎呀，人家一身骨头都累垮架了，明天再说嘛！

寅 好雨墨，你就莫端架子了，公爷拜托了，愈快愈好！（作揖打躬）

墨 （忍不住好笑）好嘛，就去就去。（下）

寅 （对天祷告似地）列祖列宗，保佑我唐伯虎今天平安无事……

[飘香捧酒坛上。

香 （看唐寅，惊喜地）大少爷！

寅 （一惊）哦，才是飘香喃！

香 （放下酒坛）少奶……夫人，夫人……

寅 （惊疑地）夫人？

氏 （内应）呃！

香 夫人快来哟，大少爷都回家来了！

[徐氏急上。

氏 在哪里？在哪……（见唐一身布衫，惊疑不定，围着唐团团打量）

寅 （强打精神，勉强装出笑容）娘子，你好嘛！

氏 （应付地）好，好……官人，你就一个人哪？

寅 啊！哦，你是说雨墨呀，他一放下行李，就去办事去了。

氏 哦……不不，我是说那些跟到你来的人呢？

寅 跟到？哪个哟？（回头望望门外）娘子，我一到家门，你也不让坐一坐，茶也不让我喝一杯……

氏 哎呀，你看我都欢喜得忘乎所以了。坐，相公请坐。飘香，打茶来！

[唐寅、徐氏落座。飘香打茶过场。

氏 相公，不是还有很多人在迎接你吗？

寅 （端茶欲饮，怔住）迎接我，谁？

氏 这……

寅 我这次回家，沿途之上就怕碰到熟人，专走背街小巷，哪有什么迎接的人啰！

氏 （想一想，暗自发笑，背白）我家相公素喜玩笑，看来他今天安心要跟我做过场……（离座，拉飘香到边）飘香，你快到码头上去，请那些迎接他的府县官员，统统到我家来！要不然，他恐怕要跟我装一天疯！

香 （欢喜地）是。（飞快出门，下）

寅 （起身，自言自语）祝枝山，祝大哥，你快些来替兄弟解围唷！……

氏 相公，请坐嚟！

寅 坐，坐！

氏 相公请看，这一坛茅台我都取出来了！

寅 哦，今天就要喝？

氏 今天都不喝，要啥时候才喝？

寅 要得，喝就喝，常言说得好，一醉解千愁！娘子，拿大碗来嘛！

氏 慢点啰，等客人到齐了再说嘛！

寅 客人，什么客人？

氏 吔，来给你贺喜的客人嚟！

寅 贺喜？（苦笑）喜从何来哟？

氏 （发笑，背白）他还装得象呢。

（唱）今科得意，

不愧是江南才子数第一。

喜今朝荣归故里，

妾身也吐气扬眉。

少时为郎再把盏，

且等客人都到齐。

寅 （唱）满腹怨气，

心中苦处向谁提？

论才学本该高及第，

锦衣还驷马高车。

实难料风云乍起，

到如今断翅的凤凰不如鸡。

唉！

氏 （唱）还在做戏，

真个是秉性难移！

相公啊！

（唱）妻知你心中不满意，

通判的官位也不低。

今后再一步一步升上去，

目前只好将就些。

寅 你说些啥子啊！

（唱）是何言语？

听得我昏头昏脑象猜谜！

娘子啊！

（唱）我把实话告诉你，

还望妻宽宏大量莫着急。

今科我确实落了第，

争什么官位高与低！

氏 （一怔）噢，真的？

寅 如今不是真的也变成真的了！

氏 哈哈……

寅 这有啥子好笑的嘛，落榜的举子又不止我一个！

氏 （止笑）请问相公，你是不是江南第一才子？

寅 人家都这么说。

氏 三篇文章得意否？

寅 那也不是吹牛。

氏 好道！第一才子，文章得意，但是落了榜？

寅 这……

氏 哈哈……

寅 嘻！（急得团团转）祝胡子，你咋个还不来哟……

[祝枝山上，雨墨随后上。]

枝山 来了，来了！（进屋）

寅 （一把抓住祝）阿弥陀佛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！

氏 祝大爷！请坐！

枝山 你不请我都要坐！（落座）贤弟媳，老远就听到你在笑，好开心啰！

氏 你那兄弟，做出一副落榜举子的样儿，硬是装个舅子象个舅子，哈哈哈……

寅 祝兄，祝兄——（示意要其为之说话）

枝山 （握着唐手）唉，雨墨都给我说了。贤弟媳，请听我说，唐老弟讲的是真话！

氏 （一惊）啊？

枝山 伯虎确实落榜了！

墨 （与祝同时说）公爷确实落榜了！

氏 （仍不相信）哼，你几个串通在一起还想来哄我……

人 这这这……

〔飘香急上。

香 夫……少奶奶！

氏 飘香，你请的人呢？

香 少奶奶吔……（凑上前耳语一阵）

氏 （失神地跌坐椅上）啊！……是都元敬？

寅 都元敬？怎么一回事？

枝山 都元敬现在是新任苏州通判了！

寅 都元敬名排二甲榜尾，怎么就放了通判？真是天道不公啊！

氏 哼！

枝山 贤弟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究竟是哪个搞起的嘛？

寅 小弟自认晦气便了……

枝山 （拉唐至一旁）老弟，你为程大人千金写真之事，跟哪些人提起过？

寅 除了元敬老弟之外，从未向别人提到！

枝山 （沉吟片刻）嗯，明白了！

寅 祝兄明白什么？

枝山 你呀你呀，真是假聪明，被人家卖了还不晓得！

寅 （莫名其妙）噢？

氏 唐伯虎！

寅 （连忙）娘子。

氏 拿来嘛！

寅 拿什么来？

氏 吔，答应我的凤冠霞帔嚟！

寅 这个……

氏 哪个？你在赴考之前，还做了一件事，你可记得？

寅 （一惊）记不得了，记不得了……

氏 哼，你不记得我记得！（说着从身上掏出那张“军令状”）你看这是什么？

寅 （大惊）噢！娘子，老帐就不必提了嘛！

氏 男儿汉大丈夫，说话就不算数了？

寅 （央求地）祝兄，祝兄……

枝山 （向徐）请息怒，请息怒，贤弟媳吔！

（唱）贤弟媳何必太难过，

安勿燥听我说。

老弟耿直性如火，

罪权贵受冷落。

际上他也没做错，

成我也会当面去抗驳。

武不屈方种祸，

气节，找遍天下恐怕也不多。

书人品德最要紧，

志男儿都该向他学。

夫妻还须我帮你来你帮我，

谅互让日子过得才笑和。

到云开雾散后，

虎弟一飞冲天上碧落。

生岂保无憾事，

来好事多折磨。

虽然今科落了榜，

弟媳呀！

（唱）三年后又是下一科！

寅 这……

氏 （唱）祝大哥嘴皮都说破，
句句在理难反驳。

也罢！

（唱）强压心中无名火，
委曲求全等来科。

寅 娘子……

氏 看在祝大哥大金面（扬了扬手中的文书，揣于怀中）这个东西我就暂时保管，耐着性子再等三年，下一科再拿不回凤冠霞帔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！

寅 唉！

（唱）怪我怪我都怪我，
怪我的脾气改不脱。
此事要瞒也瞒不过，
不如干脆照直说。

娘子！祝兄！

（唱）我的功名以革去，
哪有什么下一科！

唉……（颓然坐下）

氏 （惊起）哎？

枝山 雨墨，可是真的？

墨 （从身上摸出文告递与祝）祝大爷，你看嘛……

枝山 （接过展开一看，颓然坐下）完了，完了！

氏 （抢过文告一看，脸色大变）啊？唐伯虎！

（唱）原来你闯了弥天祸，
祝胡子也来帮到说。
算我倒霉把人看错，
想出头今生也是无着落。
从今后你是你来我是我，
就当你马前把水泼。

飘香，我们走！

[飘香在犹豫，被徐氏一把拉下。]

寅 娘子，娘子……

墨 少奶奶……

枝山 哦喏！

寅 （失魂落魄地）走了，走了……（看见桌上的酒，猛上前一把握开坛封，捧起坛子咕嘟咕嘟大喝一气）

墨 （急上前抢过酒坛）公爷，公爷……

寅 （复抢过酒坛）混帐东西，酒都不准公爷喝了？拿来，拿来……

枝山 唉，雨墨，你就让他喝吧！

[唐寅又抱起酒坛大口灌酒。]

墨 （眼含泪珠）公爷，公爷……

[唐寅猛醉，一手抱着酒坛，一手拉开领扣，直喘大气。]

枝山 （上前从容地从唐寅手中夺过酒坛）老弟，这下该喝够了嘛！

寅 （酒气冲天，舌头不听使唤）够了？哈哈……笑……笑话……

（忽然一把抓住祝的前襟）你你，赔……赔来！

枝山 赔什么来哟！（想挣未脱）

寅 赔……赔我的老……老婆来……

、雨 哎？

第 七

[唐伯虎在苏州的别居——桃花坞。]

[唐伯虎此时已经是意冷心灰，更加落拓，终日蓬手跣足，沉醉于花酒之间。]

[唐寅手拿一轴画卷上。]

寅 雨墨，拿酒来！

（唱）桃花坞里桃花庵，

桃花庵下桃花仙。

桃花仙人种桃树，

又摘桃花换酒钱。
酒醒只在花前坐，
酒醉还来花下眠。
半醉半醒日复日，
花落花开年复年。
但愿老死花酒间，
不愿鞠躬车马前。
若将花酒比车马，
彼何碌碌我何闲？
别人笑我大疯癫，
我笑旁人看不穿。
不见五陵豪杰墓，
无花无酒锄作田！

哈哈哈哈哈……雨墨……雨墨……

[雨墨上。

墨 呃！

寅 我喊你买的酒呢？

墨 公爷，你一天到晚醉熏熏的，长此下去咋个得了哦！

寅 哈哈哈哈哈……醉就是醒，醒就是醉，你懂不懂？

墨 不懂，不懂！

寅 孺子不可教矣！来来来，这是我刚刚裱好的一幅画，你将它挂起来。

墨 是。（站在凳上挂画，画展开，原来是一幅仕女抚琴图）公爷，这就是你说的那幅写真图哇？

寅 那一幅写真图原在程大人府中，已被官家抄走，这一幅是我新近才画的。

墨 你没看到人都画得出来呀？

寅 京都际遇，已属非凡，彼时情境，永留心中，提笔凝思，如见其人。你懂不懂？

墨 （搔头皮）还是不懂！

寅 唉，你啥时候才开窍啊？

墨 （向天作揖祷告）菩萨保佑，这一幅画再不要引起祸事来……

寅 你在嘀咕些什么？

墨 公爷，因为一幅写真画，害得程大人削职为民，少奶奶也跟你打了脱离，改嫁给都元敬那小子去了，这

画该不得戳拐嘛？

寅 问题不在于一幅画，人间事态你还懂不起，以后慢慢就晓得了。

墨 是啊，这些事我一想起脑客就痛！

寅 至于说你家少奶奶，唉，这也怪不得她，人嘛，哪个不想梳个光光头？算了，不说这些事了。雨墨，祝大爷回来没有？

墨 还没有回来。

寅 我托你祝大爷为我打听程大人下落，如有消息，这幅画还是要送给程大人的。

墨 唉？你还要害人家呀！

寅 混帐东西，跟你说了你也懂不起！还不快去给公爷买酒来！

墨 （嘟起嘴）是，是，是！

[雨墨刚出门，就遇见祝枝山抱酒坛上。

墨 （惊喜地）祝大爷！

枝山 雨墨，你的差事，大爷替你代劳了！

墨 多谢祝大爷！（接过酒坛返身进屋）公爷！

枝山 （进门）子畏老弟！

寅 （起身相迎）哦，允明兄你可回来了！快快请坐！

墨 （放酒坛于桌上）公爷，你看，陈年花彫！

寅 好酒，好酒！多谢祝兄！

枝山 谢我则甚？这是别人送给你的！

寅 别人？允明兄别说笑话了，小弟如今这副样儿，哪个还会送酒给我啊！

枝山 就是程敏政程大人！

寅 （一惊而起）噢？这么说祝兄找到祝大人了！

枝山 程大人身为礼部右侍郎，本身就是安徽名士，打听起来也非难事！

寅 他……他现在在哪里？

枝山 现在安徽休宁县家中。

寅 他……他老人家还好嘛？

枝山 好，好，程大人归隐林下，终日埋首案头，正在著书立说呢！

寅 （舒了一口气坐下）哦……我这就放心了。

枝山 （猛然站起）噫，看我只顾谈话，倒忘了一件大事！

寅 什么大事？

枝山 我还给你带了一位贵客来！

寅 贵客？是谁呀？

枝山 （望了望堂上悬挂着的仕女图）也算得上是你的熟人！

寅 熟人？

枝山 是一位姓沈的小姐！

寅 （摸不着头脑）姓沈的小姐？哎呀，祝胡子，莫开玩笑！

枝山 一见便知嘛。你等着！（转身出门，向幕侧招呼）沈小姐，请！

[沈翠萼偕绿云，风尘仆仆地上。

寅 （边往外行，边自言自语）沈小姐？到底是哪个……

[沈、唐二人门外相见，各自一怔，又惊又喜。

寅 哦，原来是翠萼小姐！

翠萼 （施礼）解元公！

寅 唉，小姐不必如此称呼，学生的功名已经革除了。

翠萼 功名尽可除去，但才名岂是除得了的！

寅 （无胜感慨）哦……

枝山 说得好！哎呀，还在门口站起做啥嘛？

寅 哦哦，小姐请进！（大家进门）请坐！请坐！

[沈翠萼进门就瞧见那幅画，久久凝睇，激动不已。

云 （上前拜倒）婢子绿云给公子请安！

寅 绿云，快起来！免礼，免礼！

墨 你叫绿云，我叫雨墨，一个绿，一个黑，嘻嘻……

枝山 （拉过雨墨和绿云，指指唐、沈）人家好象还有多少话要说，我们都要知趣点，来来来，跟我到厨下淘淘米饭！（拉雨墨、绿云下）

寅 （走近沈）翠萼小姐！

翠萼 解元公的这幅新作，比原来那幅更具神韵！

寅 不当法眼。唉，学生在京都任性疏狂，一幅劣画送掉了令尊大人的前程，怎不叫人抱恨终身啊！

翠萼 唐兄也不必自责，爹爹常言，由于他生性太直，结怨同僚，就是没有那幅画，迟早也要遭灾的。

寅 话虽如此，学生仍不自安……适才允明兄言道，小姐姓沈，而令尊大人姓程，倒把学生弄糊涂了！

翠萼 唐兄啊！

（唱）自叹薄命，

提起来尤自酸辛！
祖籍太原郡，
父本一书生。
家慈早年身患病，
我年方五岁失娘亲。
爹爹他自幼寒窗勤发奋，

通百艺有才名。
是他，埋头书案，不善筹运，
屑苟且与蝇营。
岁乡试几赴省，
人榜上总无名。
后来，才知试官仗权柄，
天换日掉诗文。
爹爹投状衙门告不准，
理无处讲，有冤无处伸。
极投江寻自尽——

寅 （震惊）吓！

翠萼 （唱）孤女无依似浮萍。

感义父程敏政，
为螟蛉如亲生。

寅 哦！

（唱）她也有辛酸帐一本，
天哪天，你为何如此不公平？
叹人生，途中处处有陷阱，
宦途更是布彤云。
想到此，心更灰，意更冷，
何必苟且来偷生！

唉！

翠萼 唐兄不可！

（唱）浮世虚名何足论，

难道说，只有做官是前程？

寅 想我唐伯虎，十年寒窗，心血耗尽，虽有满腹文才，才子美名，糟无端冤枉，距于黉门之外。而今冤屈伸，家人离异，世人冷眼，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我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呀！（热泪滂沱，发疯似的乱撕住案上的文）

翠萼 唐兄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

寅 唉，我好苦，我好冤哪！

翠萼 唐兄啊！

（唱）冤屈苦衷我知心境，

我知你心中似火焚。

但请你平心静气看世界，

人生路大多是坎坷不平。

休到山穷水又尽，

花明柳暗又一村。

孙膑遭害身残多病，

著兵书旌旗指挥百万兵。

司马迁忠言逆圣命，

腐刑奇耻痛不欲生。

一生潜心著史论，

留得煌煌青史名。

李白未入仕途道，

诗圣吟唱传古今。

唐兄啊！

寅 （有所触动）唉！

翠萼 （唱）唐兄强项天下晓，

不媚不谄铁骨铮。

义父夸兄好人品，

真才美德胜奇珍。

留得一支画笔在，

照样百代传美名！

寅 啊！

（唱）沈小姐一番话发人深省，
唐寅顿觉豪气生。
肃然整衣礼恭敬，（拜）
一言惊醒梦中人！

翠萼 唐兄多礼了！

寅 小姐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请问小姐因何来到苏州？

翠萼 祝解元不远千里去到安徽休宁，拜谒义父，唐兄的一切，义父尽知，他老人家一向敬重唐兄的为人，又恐兄颓废自弃，命我随祝解元同来苏州，亲口传达他老人家的三句话！

寅 三句话？请问这第一句？

翠萼 轻利不可轻生！

寅 请问这第二句？

翠萼 失利不可失志！

寅 哦，程大人如此知遇之德，我唐寅粉身碎骨也难以为报啊！请问小姐第三句呢？

翠萼 这第三句么……

[这时祝枝山上。绿云、雨墨各捧酒盏、食具上，摆在桌上。]

枝山 唐贤弟，这第三句么，程大人要我来给你说！

[沈翠萼羞涩地转过面去。雨墨、绿云围上前来。]

寅 到底是一句什么？祝兄快讲！

枝山 莫着急嘛，你在这桃花坞住了下来，又给这间破草房取了个桃花庵的名字，你自己也取了个桃花庵主的雅号，看来你是交桃花运了……

寅 哎呀，看你扯到哪里去了？我是问你程大人说的这第三句话！

枝山 莫打岔嘛！我接倒说下来，自然而然的就是第三句话！

寅 快说噻！

枝山 这第三句就是：良缘不可不缔！

寅 （大惊）啊？

枝山 怎么？难道你还不愿意？

寅 唉，祝大哥喂，你看我落得如此下场，哪家小姐能看得上我哟！

枝山 呃，你是在装傻吗还是真的懂不起哟？程大人命沈小姐不远千里来到苏州，你硬要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啊！

寅 （终于明白过来）哦！那……我现在……唉，岂可委曲沈小姐的终身啊？

枝山 唉，只要贤弟振作起来，仍然大有可为。再说，程大人一番惜才美意，沈小姐又是仰慕你的人，你怎好推辞？

寅 我……虽然爱慕沈小姐，但我不能害了她呀！

枝山 咳！既爱之，则留之，何必口不从心！反正你要我赔的，我已经赔了，已经没得我的事了。

寅 唉！

（念）唯有祝兄知我心，
世上知音最难寻。

翠萼 （念）甘愿当炉随司马，

枝山 唐贤弟！

（念）莫负文君一片心哪！

寅 （激动上前去）翠萼！

翠萼 （迎上前，含情脉脉）伯虎！

枝山 拿酒来！哈哈……

[雨墨、绿云斟酒递与沈、唐、祝三人。三人举杯。]

[雨墨、绿云一旁高兴得手舞足蹈。]

[幕落。]

——剧 终

按：此剧1989年10月由合川县川剧团参加重庆市第二届雾季艺术节演出，并由重庆市文化局和重庆剧协推荐，为西南地区第四届戏剧艺术讨论会献演。

职 员 表

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导 演 | 邱永江 | 舞美设计 | 向 庆 |
| 司 鼓 | 张大武 瞿实中 | 领 腔 | 周万莉 张丽娟 |

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唐 寅 | 李良明 | 程敏政 | 邱宗福 |
| 沈翠萼 | 李文琴 喻其华 | 徐 氏 | 江仁惠 |
| 马良煜 | 刘长宁 | 都元敬 | 黄侠庆 吴安琪 |
| 祝枝山 | 周宜强 | 高公公 | 任方智 李永才 |

|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书生甲 | 吴安琪 | 黄侠庆 | 书生乙 | 蒋世明 | | |
| 书生丙 | 胡继先 | 周 桦 | 雨 | 墨 | 戴克文 | 田成双 |
| 绿 | 云 | 何小萍 | | 飘 | 香 | 杨清华 |
| 程 | 容 | 任传华 | | 马 | 兴 | 杨世光 |
| 门 | 丁 | 田成双 | 戴克文 | 轿 | 夫 | 杨玉兰 杨妮妮 |

厦门大学图书馆